

斯文會不會掃地？

朱約農

據今年四月法國文化部公佈的一項統計：半數以上的法國成年人，從未在離校後讀過書。據這些不讀書的法國人自稱：他們主要的消遣是看電視。

平時看書最勤的法國人，據調查為十五歲至十九歲的學生或失學青年。這些人中，百分之八十九每年看書一冊至五十冊不等。

另據法國出版業調查專家吉塞洛稱：法國人如果沒有在青年時就養成讀書的習慣，到了成年就不再會培養讀書的興趣。據另一法國專家的調查：法國青年中有讀書癖的人，到了成年之後，有一部份會喪失讀書的若干興趣；到了中年，又喪失剩餘的一些興趣；到了老年，那就一無所剩。這樣的情形，是不是可算西方世界的一個縮影？答案是肯定的。由於文化發展的共通性，同一文化的地域，絕大多數的文化變遷，也就有其共同性。

根據物理上的正反定義，一國人民中半數讀書和半數不讀書的現象，可能是合理的。這正像全世界的人口，男女大致各佔一半是同樣的道理。特殊的例子自然不可避免，如果以文化落後的國家來和文化發達的國家相比（讀書率），則最高和最低的差別會很大，那也是自然的事。

問題的重心在：法國統計中所說的半數「以上」的法國成年人不讀書，和它後面所說的不讀

書的人都以看電視爲主要的消遣之間的關係。

這中間意味着不讀書的法國人在慢慢地增加。換言之，原先以讀書爲樂趣的人，有轉而從電視或其他讀書以外的活動中尋求樂趣的可能。

這就出現一個重要的問題：人類的整個文化形態和生活，是否正在不知不覺中漸漸地輕視或遠離文字，因爲它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勁敵——音響和視覺的藝術。特別因爲這些藝術的活動進入了家庭，甚且深入了臥室。

在過去數千年中，人類顯然是以文字紀錄的文化形態爲主流。除此以外，音樂、繪畫、雕刻等，比例上都遠爲輾弱。

現在的情況就不同了。凡文字能做的事，視聽藝術都能取而代之，若干方面還比文字更實用（也許不夠精確）。

以娛樂性而言，視聽藝術顯然超過了以文字記錄爲主的文學。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點，是視聽藝術可以用來解釋文學（如小說的電視化或電影化），但文學却很難用來解釋視聽藝術。縱然勉強可行，效果也不高。

這種潛移默化的「侵略」行爲，有其不可抗拒的威力。雖然目前還沒有太多的人感覺到這種「侵略」的可怕，但久而久之，靠文字生活的人們總會有一天發現他活動的園地縮小了。到那時候，人類的文化形態也許會發生重大的衝擊。

至於會有怎樣具體的衝擊，目前是難預見的。很可能的一種現象，是某些國家的業餘讀書人會減少，特別像尋求逸樂的西方國家，如法國和北歐諸國爲然。

這種遞減的現象，在完成教育後的社會人士中，會很顯著。這一點在目前就有相當的事實可資證明，因爲社會學家早已把它列爲一個問題。至於一面遞減一面增加的速率會多快，那得視視

聽藝術會有何種新的突破爲定。

鑒於目前電子工程和電子工業的發達，新的突破是可預期的。因此兩者之間的比差，仍將繼續拉遠，不會縮小。無疑地，這將是人類文化變遷上的一個問題。站在此岸的人，會說它是「進步」；站在彼岸的人，則會嘆息它是「退步」。

人類歷史上的許多文化變遷，都在人類自己的眼前發生，但人——這個現實世界的創造者——却無法加以阻遏。這可能是人的先天原動力在作祟——一種上帝存在的證明？

一個旁證是：儘管有人大聲疾呼，主張澈底改進今日的電視節目與其內容，但絕少有人主張整個廢除電視的。恐怕反對搖滾樂和其他熱門音樂的情形，也相同。

祇要視聽藝術繼續在發展，文學和其他文字紀錄的文化形態，就會繼續受到襲擊。這種打擊損及整個文學界的情形，目前正在逐漸明朗化。不過文學界的辯護人仍在低估它的情勢，認爲文學有其不可抗性，是打不倒的「不倒翁」。

在整個西方的出版界，情勢也在迅速地變化。首先，非文學性的出版物，已逐漸凌駕文學作品。其次，文學作品的題材、內容，和格調，也有了變革，漸漸地接近非文學性的作品。換言之，文學和非文學性的作品，界限已不如從前的分明。

這種趨勢，是由於所有的非文學性的作品，都染上了高度文學寫作的色彩。苦澀如天文、地理、哲學、考古學等等，也能寫得通俗、奇譎，像小說一般令人拍案驚奇。尤其是科學上的任何科目，都能寫得出神入化，讀之不忍釋卷。把它們搬上電視或電影，更是絕大的搖錢樹。

由於此，歷史變成小說，小說也就是歷史。「史識」和「史觀」在文學的新奇技巧中混合、沖淡，化爲一體。

由於此，歷史的真實感和文學的創造性，漸漸地彼此對銷，沒有了。這像西方婦女的貞節感

漸漸淡薄是一個道理：不由於主觀，而由於客觀環境使然。

在客觀環境中，最有破壞力的兩股力量是利慾和傳統道德觀念的墮落。這兩者是互為因果的。從好的方面看來，有人認為利慾的高漲，是人類企業性和進取性增強的關係；而傳統道德觀念的墮落，則是舊道德不適合新社會的需要，而必須有的一種新調整。

這兩種情勢的發展，無論從好壞兩方面看，都促成了一種氣勢雄壯的文化普遍運動：教育普及了，知識的尋求容易了，娛樂和生活方式多樣化了。

從這些變化中，人們自然而然地趨易避難。這也是科技發展的一種趨勢。機械一方面帶來生活上的單調，他方面却為人們帶來了遠較過去安逸的生活——這就是目前西方世界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發生衝突的一個原因。

回到本文前面還沒有解答的一個問題：法國成年人中半數以上的人不讀書，是不是壞事？再說，這些人轉而熱衷於看電視，是不是應該加以指責？接下去再問：將來全世界的讀書人會減少，尋求視聽娛樂的人會增加，又是不是違反人類進步的事？

這些價值問題，實在不是能以好壞兩個極端可以解答得了的。

有趣的是：批評這些趨勢不好的人，並不能阻止它們的發展；擁護它們，說它們好，也未必能把「壞」的一邊全壓倒，而讓自己「唯我獨尊」。

這是一個綜合的時代，一個綜合的世界。所有的人，必須生活在相互容忍之中，而在容忍之中形成一股形似的主流。

可以確定的一點是：此後的發展，總將趨向通俗、普及、和簡化。科學控制人類文化形態以來，這是無可避免的事實，也是人類社會未經投票而決定的共同要求。這也可能是人類創建活動有其進步意義的一點。

從這一點引伸，今後人類的學術研究，其內容與目的，是不是要符合這個原則，才不算浪費或自我陶醉？無論如何，研究消除瘴癘，總比研究火星人要實用些；研究治療癌症，總比煉丹和講述延年益壽的空論要有益於大眾；研究如何做一個有效的清道夫，也總比研究理論上的環境污染要切合實際得多。

作為一種工具，文字是永遠也不會給任何那一種力量打倒的。把它作為一種詞藻，一種純然的文學，雖非全為裝飾或無病呻吟，也有給視聽藝術排擠的可能。

十一世紀以前，德山宣鑒禪師在得道後，在法堂上當眾燒掉了他一生奉為圭臬的「青龍疏鈔」，就因為他發現文字是人類的惡魔，也因為他覺得文字給人的知識，比諸靈性的覺悟，真是微乎其微，不足流連。德山說：

「窮諸玄辯，若一毫置於太虛；竭世樞機，似一滴投於巨壑。」

康德的「純粹理性的批判」，湯恩比的「歷史的研究」，甚至莎士比亞的劇作，誠然都是公認的巨著，又何嘗不是如此？

祇可惜，我們這些食烟火的人，都不是德山。在現實社會裏，人與自然之爭（如食色），仍然是主要的生活課題。

結果，人還是逃不了是一種強迫、矛盾重重、自相撲殺的靈性動物。它在歷史的進化中，還得不斷地尋求它生命中的意義，或某些意義。

不管這些意義在那裏，可以確信的是：它們決不單獨在文學家的眼中，也不單獨在音樂家或藝術家的眼中，自然也不單獨在科學家，甚至歷史家的眼中，它們必然是在眾人的眼中。

縱然是在眾人的眼中，這一份綜合的意義，也未必是全真的，也許祇是半真的，因為它本身是常變的。

代讀者買書

●您想買某一本書，而附近的書店沒有賣，那麼讓我們替您購買。

●尤其是臺北市以外許多地區的讀者，買書不若臺北市方便，常苦於買不到各大出版社的好書，我們願為愛書的人提供這項代購書籍的服務。

●您只要到附近郵局利用郵政劃撥繳納書款，並寫明書名、作者、出版社，十天內我們就把書寄給你。

購書請到郵局利用郵政劃撥 104726 號

林偉聰帳戶，詢問請附回郵，寄

臺北市武昌街一段中華書城

漢聲書局

所幸在常變之中，顯然有一個定則，那便是愈接近生活日常需要的愈真（或較真），任何離實際生活較遠的東西，知識和理想都包括在內，都未必有益於人類的進化。

歸根一句話，即使是「斯文」吧，也得以能「掃地」為好。「斯文掃地」固然是一件不大體面的事，但既能「斯文」，又能上街「清道」的人，可算是今日社會上第一流人物。